



“冷香丸”的社交算法

□于瑞桓

在文学画廊中，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的典型之一就是薛宝钗。究竟是怎样的智慧练就出宝钗的社交话术？是“情”之所致，还是“理”之所致？对于坚守“不关己事不开口”的宝钗而言，显然是“理”而非“情”。在她看来，“讲理”让对方认同往往比“用情”更直接有效。宝钗的社交话术之所以为她赢得了“会做人”的美誉，其根本就在于她的话无论表面“有情”还是“无情”，都牢牢站在了“理”上。

宝钗重“理”而轻“情”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体现在金钏跳井、尤三姐饮剑、平儿无端被打、劝阻香菱学诗，以及她不为宝玉作证等事情上。

金钏是宝钗的姨母王夫人的大丫鬟，她因与宝玉玩笑几句，便被王夫人斥为“下作小娼妇儿”并执意撵出，最终投井自尽。而对于冤死的金钏，宝钗却向王夫人解释为失足落水，并说纵然有这般大气性也是“糊涂人”。她把王夫人的愧疚归因为其吃斋念佛的善良：“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，十分过不去，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她，也就尽主仆之情了。”这番话让宝钗陷入信誉危机的王夫人，似乎用五十两银子的体面丧葬就能变身为对奴婢“过失”的宽恕者。在“君教臣死，臣不死不忠；父教子亡，子不亡不孝”的时代，奴才本就没有自主生死的权利，一切皆属主人。因此，一个奴才因怨自杀，主人若怀愧疚并厚赏丧银，在当时伦理框架中已可谓“慈悲”。赵姨娘亲哥哥去世时，贾府也只按惯例给二十两银子。所以，放在封建伦理的社会框架中，宝钗所言句句在“理”。这一危机公关，其分量远胜于黛玉初入府时用“我属羊”化解的王夫人不知探春与黛玉谁大谁小的尴尬。

若说金钏事件中宝钗似有备而来，那么在日常闲谈中她也能“避坑”。第二十八回宝玉提及为黛玉配药时，说“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，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，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”。王夫人道：“放屁！什么药就这么贵？”宝玉便让母亲向宝钗求证，说方子曾给过薛蟠。宝玉料定薛蟠会找宝钗要药材，故请宝钗作证。可宝钗却笑着摇手儿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也没听见。你别叫姨娘问我。”宝钗不肯作证，王夫人就夸她：“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，不撒谎。”然而宝玉所言非虚，因在里间的凤姐听见走出来笑道：“宝兄弟不是撒谎，这倒是有的”。原来薛蟠确实曾向她寻过药引——女人戴过的珍珠。按常理，薛蟠应会先找宝钗，但宝钗偏不站在宝玉一边。接着，王夫人记不清药名，提到“金刚”，宝钗马上接口解围：“想是天王补心丹”。“金刚丸”之名或有不便明言之隐，宝钗的及时补救，瞬间化解了王夫人在小辈面前的尴尬。

宝钗深知，若要成为宝二奶奶，王夫人的认可比宝玉的喜好更重要。她能得到元春赐予的与宝玉相同的礼物，很可能是王夫人向元妃不断灌输“金玉良缘”的结果。

为讨贾母欢心，宝钗甚至不惜婉转贬低八面威风的凤姐，说凤姐“再巧也巧不过老太太”。她还在贾母为其举办的生日宴上，专点老人喜爱的热闹戏，最终让贾母称赞她“性格温厚和平”，并说“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，全不如宝丫头”。这位贾府最高掌权者，对这个过于素净、让老婆子住马圈的宝钗的态度来了个大翻转。

宝钗的社交话术，对长辈用“恭敬得赏”法，对下人则是“以理服人”术：例如平儿无辜被凤姐打后，宝玉是真情安慰，而宝钗却说：“你是个明白人，你们奶奶素日何待你。今儿不过他多吃了一口酒，他可不拿你出气，难道拿别人出气不成？”并提醒“你只管这会子委曲，素日你的好处，岂不都是假的了？”这话虽显无情，

却符合理性与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规矩，平儿只得咽下委屈。

香菱想学诗，宝钗一句“得陇望蜀”便彻底打消了她的念头，也浇灭了点亮她生命的一束光。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观念下，宝钗认为女子“只该做些针黹纺织”，作诗并非分内之事。香菱身为侍妾欲学诗，不合当时礼教规范。

尤三姐饮剑、柳湘莲出家，连薛姨妈与薛蟠都伤感不已，而宝钗听了并不在意，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”，并提醒当务之急是酬谢辛苦归来的伙计，“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”。可见“不关己事不开口”的宝钗，一旦开口，必契合封建社会伦理的节拍。贾府上下形成“黛玉所不及”的看法，正因封建道统的评判标准已成集体无意识。连卑微的赵姨娘唯一夸赞过的主子也只有宝钗也：“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，想的这么周到，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，又展样，又大方，怎么叫人不敬服呢。”从未被正眼看待的赵姨娘，也在宝钗的送礼名单之中，而这份礼物正是薛蟠途中遇劫、经柳湘莲相助才保住的。

宝钗的社交原则是，对外依礼行事，对家人则竭力维护。用现在的话说：家庭必须团结以对外，保住家人的颜面地位，才能在外有尊严地立足。所以当宝玉挨打被疑与薛蟠有关时，宝钗并不盲从袒护宝玉，而是直言：“你们也不必怨这个，怨那个。据我想，到底宝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来往，老爷才生气。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，一时说出宝兄弟来，也不是有心挑唆：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，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。”此言不仅制止了流言，更避免薛家被逐出贾府的危局。否则，“金玉良缘”必将落空。

再如大观园推行承包制时，宝钗一面以“断然使不得”否定平儿把怡红院包给自己的丫鬟莺儿娘的提议，一面又建议包给宝玉小厮焙茗的娘——叶妈。因为这两位妈妈是干姐妹，叶妈侍弄花草是外行，莺儿的娘是专家，即便叶妈不擅花草，亦可私下转交莺儿娘打理。宝钗对此解释：“哪怕叶妈全不管，竟交与那一个，那是他们私情儿。”如此“举贤避亲”，既在“面子”上树立“无私”形象，又在“里子”上保全自家利益。这般不损家人利益的“世故”，自然被长着“富贵眼”的贾府下人视作“会做人”。

因此，宝钗的社交话术，既非宝玉的“情不情”，也非贾母的循循善诱，更不是黛玉的率性而为，而是以合乎“理”的话语，让人不自觉固守本分进而达成“共振”。她将“冷香丸”的秘方详告周瑞家的，表面是尊重下人，实则是为将自己曾落选等事转化为“福报”之证。“冷香丸”材料倒都一般，可“雨水这日的天落水，白露这日的露水，霜降这日的霜，小雪这日的雪”，十年也未必碰全，而宝钗一两年间“可巧”就都得了。这“天赐”的祥瑞之说，令周瑞家的连连称奇。无论是否真“可巧”，宝钗借一张药方搞定了贾府颇有势力的下人，为薛家常住贾府扫清了障碍。

宝钗的这一系列话术，几乎赢得了贾府所有人的好感，连孤高的黛玉也在“兰言解疑癖”后与之“共情”：“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，我素日只当他藏奸”。唯有宝玉不为所动。于他而言，宝钗那种完美的礼教范本，恰是他最厌恶的精神枷锁：“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，也学得钩心斗角，入了国贼禄鬼之流。”当人情可计价，善意成算计，情感沦为投资，人性中最珍贵的真诚又该何存？宝玉所求并非“金玉良缘”的符号对接，而是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”的灵魂共鸣。即便日后“金玉良缘”成就婚姻，宝玉心中仍是：“空对着，山中高士晶莹雪；终不忘，世外仙姝寂寞林”。这不仅是对无“情”之“礼”的哀叹，更是对宝钗那完美话术背后世俗智慧的深层反思与冷静剖析。

□沈亚

大鹅怎么叫？很多书里都写作“嘎”。可我觉得，“嘎”字太轻飘，就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，够不上鹅叫的粗犷劲儿。倒是带有后鼻音的“杠”更贴切，中气十足，振得人耳膜发颤，连池塘边的芦苇都要抖三抖。只是字典里没这拟音字，我也只好随大流，暂且“嘎”着吧。

村里那方池塘，是大鹅的天下。十几只白鹅整日在水面巡游，像漂浮的云朵。鹅颈一伸一缩，天生一副傲慢相。若再“嘎”一下，声音能穿透半个村庄，简直威风八面。村里顽童遇见大鹅，也会绕道而行，生怕被那扁嘴钳住皮肉，火辣辣地疼。

朱家大鹅最凶猛。那是只雄鹅，额顶的肉冠红得发紫，走路一摇三摆，俨然池塘霸主。它独占最好的水域，不许别的鹅靠近。谁要是犯了它的忌讳，便竖起颈毛，张开双翅，发出一连串“嘎—嘎—”的警告。说来也怪，这群鹅在它的统治下，竟秩序井然。它们平常不敢乱叫，只等雄鹅先“嘎”一声，才敢小声应和，就像古装剧里“臣附议”的台词。

有一天，雄鹅突然死去，池塘里顿时乱了套。那些鹅常常斗得白毛乱飞，“嘎嘎”声终日不止，把池塘搅得像开了锅。村里人见状直摇头：“家无主，扫帚舞。少个领头的，连叫声都没了章法。”

鸡鸣报晓算尽职，狗吠护院是本分。偏偏这鹅，叫得有点“无厘头”——高兴也嘎，生气也嘎，遇生客嘎，见熟人嘎，连看自己的影子都要嘎两声。然而，李叔却说鹅叫得好：“实在！心里怎么想，嘴里就怎么叫，不藏着掖着。”他抽着旱烟，眯着眼：“你听那声‘嘎’，多敞亮，跟敲锣一样。”说着，还学了两声，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。

大鹅叫得直白，活得也简单。你若喂它，它便吃；若不喂，自去觅食，从不眼巴巴地瞅人。鹅认家，有时却不认主。村东张家的鹅走丢了，在村西赵家住了半个月，过得逍遥快活，乐不思蜀。待张家人寻来，不过“嘎嘎”两声，权当寒暄，没有久别重逢的欢喜，气得张家人踢它两脚。难怪村里人骂笨孩子叫“呆头鹅”。

入冬之后，塘面结冰，鹅叫声也少了。它们挤在圈里，显得格外安静。只有抢食时，才会发出短促的“嘎嘎”声，全无平日的张扬。李叔蹲在鹅圈旁，往食槽里撒了把玉米，说：“鹅也懂时势哩，天寒地冻的，叫得太响，白耗力气。”原来这“呆头鹅”竟是大智若愚，还会审时度势呢。

大鹅位列乡间“三霸”，并非徒有虚名。我家养过三只鹅。每天放学后，我便去田间挑草，回来剁碎喂养。鹅是开春时抓回来的，到了暑假已成大鹅。鹅和我亲近，我去哪里都跟着，一路“嘎嘎”，活像三个白衣卫士。有一次，路遇恶犬拦路，我被吓得不知所措。三只鹅突然炸开翅膀，伸长脖子，“嘎”一声冲上去，直啄得那狗哀嚎逃窜。此时再看大鹅，踱起步方步，仰天长“嘎”，活像凯旋的将军。

后来，我进城安家，自然没有大鹅。假期里，我陪女儿去农家乐。见池中白鹅悠游，女儿学着“咕咕”叫。我脱口纠正：“是‘嘎嘎’。”女儿眨着眼，问我为什么？我却怔住了——我该怎么告诉她：这个简单的拟音字里，藏着一个童年的池塘，藏着夕阳下泛着金光的水波，藏着那些昂首挺胸的白衣“卫士”？